

# 不可能的专访 张爱玲： 女人一辈子讲的是男人

文 / 本报记者 金丹丹

彼时《色，戒》热映，阵势汹涌得很，听说几位不畏难的记者死活要求专访张爱玲，出版社宣传编辑虽然着急“那昏晃不通电话”，最后也只能勉强答应：您发提纲来我烧给她。这回，笔者想到找机器猫帮忙，谁知它说：“任意门最近需求量太大，我倒是可以代为跑腿，只是你知道张爱玲一向不见记者，除了水晶之外就再不接受采访，除非又学那个 XX 小姐翻她垃圾！我还怕被唾沫淹死呢。”

好吧。其实对于《小团圆》和其他感情身世经历，张大祖师奶奶老早在文字里零零散散撒了花。我们模拟了这场不可能的专访，原则是，对她的原话只删不改，确保原汁原味。

**记者：**《小团圆》的简体版还没出来，繁体版已经卖疯了，您有想象过这书出版后的情形吗？

**张：**等我的书出版了，我要走到每一个报摊上看看，我要我最喜欢的蓝绿的封面给报摊上开一扇夜蓝的小窗户，人们可以在窗口看月亮，看热闹。我要问报贩，装出不相干的样子：“销路还好吗？——太贵了，这么贵，真还有人买吗？”

**记者：**九莉是这样一个干净利落不肯欠人情的人，为什么能够收了之雍送的两次钞票？

**张：**用别人的钱，即使是父母的遗产，也不如用自己赚来的钱自由自在，良心上非常痛快。可是用丈夫的钱，如果爱他的话，那确实一种快乐，愿意想自己是吃他的饭，穿他的衣服。那是女人的传统权利，即使女人现在有了职业，还是舍不得放弃的。

**记者：**九莉和母亲的关系实在叫人唏嘘。您能谈谈您和母亲的关系吗？

**张：**她是个美丽敏感的女人，而且我很少机会和她接触，我四岁的时候她就出洋去了，几次回来了又走了。在孩子的眼里她是辽远而神秘的。有两趟她领我出去，穿过马路的时候，偶尔拉住我的手，便觉得一种生疏的刺激性。可是后来，在她的窘境中三天两天伸手向她拿钱，为她的脾气磨难着，为自己的忘恩负义磨难着，那些琐屑的难堪，一点点的毁了我的爱。

**记者：**大家都把《小团圆》当作您的自传来读。呢，那您有曾想过写真正的自传吗？

**张：**当真憋了一肚子话没处说，唯有一个办法，走出去干点惊天动地的大事业，然后写本自传，不怕没人理会。这原是幼稚的梦想，现在渐渐知道了，要做个举世瞩目的大人物，写个人手一册的自传，希望是很渺茫，还是随时随地把自己的事写点出来，免得压抑过甚，到年老的时候，一定比谁都唠叨。

**记者：**宋洪曾建议您修改《小团圆》，比如邵之雍原来是这样一个言行不一致，对付每个女人都用同一套，后来大家聚在一起，一对穿，不禁哑然

失笑。您有考虑修改过吗？

**张：**九莉跟小康等会面对穿，只好等拍电影再写了，影片在我是 on a different level of consciousness。在这里只能找 circumstances to fit the scenes&emotions。这是一个热情故事，我想表达出爱情的万转千回，完全幻灭了之后也还有点什么东西在。我现在的感觉不属于这故事。

**记者：**您希望读者怎么来理解《小团圆》？

**张：**我希望读者看这本书的时候，说不定会联想到他自己认识的人，或者见到听到的事情。不记得是不是《论语》上有这样两句话：“如其情，哀矜而勿喜。”这两句话给我的印象很深刻。我们明白了一件事的内情，与一个人内心的曲折，我们都“哀矜而勿喜”吧。

**记者：**您心中有没有一个标准丈夫的基本要求？

**张：**男人的年龄应当大 10 岁或是 10 岁以上，我总觉得女人应当天真一点，男人应当有经验一点。

**记者：**那对于婚姻您怎么看？

**张：**早婚我也不一定反对，要看情形的。有些女人，没有什么长处，年纪再大些也不会增加她的才能见识的，而且也并不美，不过年轻的时候也有她的一种新鲜可爱，那样的女人还是赶早嫁了的好。因为年轻，她有较多的机会适应环境，跟着她丈夫的生活情形而发展。至于男人，可是不宜于早婚，没有例外。一来年轻人容易感情冲动，没有选择眼光，即使当时两个人是非常相配的，男的以后继续发展，女的却停止不前，渐渐就有距离隔膜。

**记者：**能不能用一句话总结您写《小团圆》的意图？

**张：**女人一辈子讲的是男人，念的是男人，怨的是男人，永远永远。

(以上语录出自《张爱玲短篇小说集》自序、《传奇》再版的话、《谈女人》、《有女同车》等文)



## 专访张爱玲研究专家

倪文尖：

张爱玲在美国过得很惨

她写这个是不认输的意思

张爱玲研究专家倪文尖说，他和几个同是喜欢张爱玲的朋友都把《小团圆》的出来看得比较淡，“大体上我觉得它不能给张爱玲的文学生涯增添一些新的东西。《色，戒》已经有点强弩之末了。我个人觉得，她到了美国之后，面临着一个题材枯竭的问题，这个还是非常明显的。我们看一些东西就知道张爱玲在美国过得很惨。我觉得她写这个是对自己有一个交代，对自己不服输，不认输的一种意思。张生命力非常强悍。除了上世纪四十年代的高峰，之后又转向电影电视，已经很厉害了。我们不能要求太多。她一辈子活得也蛮惨的。作为一个普通人来讲，这是一个选择题，你是要成为张爱玲这样活，有这么多粉丝？我想很多人还是愿意更幸福地活着吧。”

## 假作真时真亦假

“张爱玲对胡兰成是真动了感情的。而且在某种意义上讲，这是她人生中比较重要的一笔。她否定胡兰成也等于是更深刻地否定了自己。张爱玲其实是个很好胜的人，她内心还是不服输的，我觉得她的心机还是比较复杂的，她如果在小说里露出对胡兰成的恨，反而掉价了。”

倪文尖谈及自己的阅读感想：“看到这个，以前看到她只言片语的推断，大概都落实了。比如说她跟她母亲的关系，是这样的，类似这样的问题，我没有特别意外。有时候我们也开玩笑，谁如果在日常关系中和张爱玲相处，那肯定是很难受的。哈哈。”

“我觉得她有些地方是故意写得那么厉害，有一个目的是让你不至于相信‘假作真时真亦假’这个效果。”

“真喜欢张爱玲的人也不会因为这个作品而不喜欢她。因为张其实就是这么一个人。她自己说自己还是满清楚的，那种刻骨的冷和俗，对人生和人世的那种不信任和看破。这是她作为作家了不起的地方，对自己有一种表达的能力。我以前开过玩笑，现代作家的话要有几个条件，首先要够坏，然后还知道自己坏，还有能力把这个坏表达出来。”

至于对读者的阅读建议，他说：“对张爱玲原来就没什么感觉的人，不必读这个，读这个对你没好处，对张爱玲也没好处。如果你本来就是张爱玲的读者，也不必洁癖不愿意看，也就平常心看一看吧。如果你是资深的张迷，愿意像侦探一样，也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儿。”

陈子善：

张爱玲还有很多名堂

《小团圆》只是第一炮

《城市假日》：大多数人读《小团圆》，是揣了一颗八卦心，忽略了它的另外一些价值。您觉得《小团圆》同张爱玲之前的作品有什么不同？它是否有多种解读方式？文学上的价值在哪里？

**陈子善：**《小团圆》是张爱玲后期最重要的长篇。她一生主要是四部长篇，除去《秧歌》和《赤地之恋》，前期是《半生缘》，后期就是《小团圆》。这是以她个人的生活经历为蓝本创作的，所以这里面有很多张力，有很多思考的空间。当然我是不赞成完全去一一对应的。这里面有两个层面，一是张爱玲本人的一个生活、成长的经历，非常复杂，非常曲折的经历。第二个是她母亲的经历，也写得很完整的，虽然不是直接正面切入。不涉及张爱玲本人的话，也写得非常精彩，她母亲、姑姑、家族史，我们知道了很多以前根本不知道的这样一个贵族家庭的内部的家族的情况。这都是难以想象的，张爱玲都把它写出来了。这种家庭在中国也不是只有一个，是很多。有的人不愿意写出来而已。张最后终于下决心把它写出来了，在五十多岁的时候。这个非常有意思。

从欣赏者的角度来说，这个小说还是蛮感人，虽然这可能是张爱玲会受到批评最多的作品之一。

《城市假日》：您被称为“张爱玲的最后一个亲人”，从感情上说，您希望这个小说出版吗？之后是否还有张爱玲的遗作会出来？

**陈子善：**我希望的，这是我的基本观点。张不管写得好不好，哪怕写得糟糕，都应该发表。伟大的作家很多作品也不成功的。能找得到的文字统统公布，哪怕这些文字会颠覆我们之前对张的既定的形象。这是对作家应该的态度。再改写，张爱玲也还是张爱玲，不用担心她的文学地位会一落千丈。

她还有两个英文自传小说《易经》和《雷锋塔的倒掉》还没有安排计划发表。《小团圆》都发表了，其他更没有障碍了。张爱玲后面还有很多名堂，《小团圆》只是第一炮。

